

# 中国经济：观察与思考

■ 夏斌



中国改革开放 37 年中，国民经济可以说经历了三个长周期。从亚洲金融危机冲击、1999 年 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7.6%，2007 年上升到 14.2%，到 2015 年 GDP 增长下滑到 6.9%(下行仍在过程中)，为第三个长周期。正是在这一周期中，中国经济“超级繁荣”，逐年赶超“工业七国”(可以说超美国，只是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的计算)。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据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美国由 1998 年的 48.7%降到 2014 年的 20.5%，中国由 1998 年的 15.96%上升到 35.9%。在这一周期中，中美两国的贡献度几乎颠倒过来。

也正是在这一“超级繁荣”的背后，中国积累了大量问题：收入分配不公，农民工生存问题，房地产泡沫，产能严重过剩，企业与政府债务巨高，金融系统性风险集聚，经济已不可持续；生态全面破坏；官场腐败严重，社会伦理被冲击……中国又一次到了“不改革死路一条”的境地。

从纯经济角度讲，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有过“超级繁荣”，现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老大(美国)危机一下，我们就不可持续原有的增长趋势了？为什么曾经增长中的兴奋、欢爽，似乎顿时收敛，一下子进入要强调信心，不能沮丧、不能唱空的情景？

这里，肯定有经验，更是有沉痛的教训。尽管历史不会重演，但如果认真研究这一期间政策制度的演变、决策的过程、学者的不同声音，不是也许，而是肯定对以后中国历史的走向，是大有益处的。人类社会就是在历经这样持续不断的自觉和不自觉的反思、总结中，才得到延续并发展。

基于此目的，本书集结了笔者在这一时期对中国经济观察与谏言的文章、内部报告及公开演讲。为使读者有现实感，全文文稿的排序，是由近渐远，划分为三个时期。首先，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文稿；其次，是十八大召

开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期间的文稿；最后，是十八大之前的文稿。且，每篇文稿有一个简短的背景交代；同时国民经济背景和经济政策研究界的舆论倾向是什么？笔者是怎么思考的、建言的？在文稿编辑中，除就个别标点符号、文字做了纠正之外，对思想、观点和政策建议，一律忠实原意，保持原貌。

作为谏言者，笔者始终将自己定格为政策经济学学者而非理论经济学学者。追求的目标与任务是，自己的思考、观点，应该能从一国经济的发展、政策制度的演变中找到影子，能见证历史、影响历史。这是政策研究者的使命。

因此，面对鲜活的经济世界，政策经济学者的研究，必须要强调原创性，绝不“嚼人家已经嚼过的骨头”，说人家已说过的观点。其任务也绝对不是拿当代世界主流经济学理论简单地去解释、去描述活生生的经济世界，更不是去一味地“捧场”，诠释领导的“讲话”。而是应该：

**第一，发现问题。**即思路敏锐，见微知著，察青蘋之末，不断捕捉与提出经济运行中的新矛盾、新问题。

**第二，准确判断。**政策研究要真正经世济用，面对每天变化的经济现象，必须能透过现象抓本质，准确判断经济大势发展中的新特征。不简单停留于对某一观点进行实证分析、论证。

**第三，政策研究不能仅限于回答“应该怎么办”，也不能仅是浮光掠影地去评论、批评，而是应重点提出“具体怎么办”的可操作性措施。**

以上，是笔者长期做政策研究的心得和心愿。也是本书每篇文章、内部报告、演讲所想体现的特征。但事实是否如此，只能由读者、由历史去评判了。

《中国经济：观察与谏言》是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夏斌长期对中国经济政策进行战略思考的集大成之作。中国经济政策变迁背后，频现这位国策顾问的思想影子。

同时，借写序机会，想给读者交代，笔者重

点强调经济政策研究的目标、任务和要求时，丝毫不意味着轻视理论经济学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当今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创新，同样至关重要，恰逢其时。因为从世界历史看，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国兴衰更替的长历史周期。在此时期，主流传统理论的解释力已频现乏力，理论创新的土壤丰厚，时机已经到来。

从经济学演变看，英国工业革命和英国的崛起，导致了古典经济学。资本主义最初发迹中的各种矛盾、困惑，推动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产生和边际学派的出现，在马歇尔手中完成了由古典向新古典经济学的演变。20 世纪美国的崛起，使汉密尔顿经济思想和制度学派曾一度在美国盛行。德国的崛起，始终伴随着历史学派的演进和其在德国的学术统治地位的确立。

当今，中国的崛起，毋庸置疑，冲击了原有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如何解释当前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重大变化？如何探索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不稳定因素，提出改善和建立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模式，已成为经济学界理论创新面临的首要课题。

然而，迄今的新古典综合和经济发展理论似乎又难以揭示体现国别经济或者是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普遍的、抽象的规律。经济学理论急需创新。这也是 2015 年我和复旦大学韦森教授发起并成立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的初衷。

纯理论创新，有其自身的“实现经济学研究

目标的知识路径”(卡尔·门格尔)。经济学说史上曾发生过卡尔·门格尔和古斯塔夫·施默勒之间的“方法论大论战”。依笔者之陋见，其实奥地利学派和历史学派争议的实质已跨越经济学，涉及了经济学背后哲学意义上的认识论冲突。

奥地利学派强调的经济学规律或经济科学不是斯密时代古典学派所认为的“类似于物理学和化学之类的学科”(卡尔·门格尔语)。以下奥地利学派的引语均为卡尔·门格尔语)，而是“将国民经济视为一个有机体，它的规律类似于解剖学和生理学中的规律”。经济科学的出发点是在“研究国民经济的历史的、理论的还是实践的学科”，这三者中理论部分的经济科学，是“探究经济现象的一般性质和一般联系”，而不是探究被卡尔·门格尔批判的历史学派的理论缺陷，是研究“具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

然而，此争议似乎又不在一个焦点上。历史学派强调的研究对象恰恰就是“国家经济学”，是研究一国经济发展的规律，研究经济发展中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论和政策问题，研究在卡尔·门格尔看来是经济学中“历史的、理论的、实践的”三者中的经济史学和应用经济的研究。

由此，经济学史上“方法论大论战”，除去在人类获取知识的方法论上存有争议之外，似乎给予我们后人启示：什么是理论？一种可行的经济理论在解释经济现象时是否有时空边界？即是否有局限性？或者说，存在一定的相对时空局限性但是确实又能解释一定条件下经济现象因果关系的逻辑知识，是否就不能叫理论？对此，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

《经济增长理论述：从大卫·休谟至今》美国经济史学家、发展经济学先驱之一罗斯托著。

回顾经济学史上的“方法论大论战”，当今中国学人想从经济学理论上总结抽象改变国际经济格局、秩序和变化趋势的 30 多年“中国奇迹”，要格外的小心。首先要明确，你是研究

一般经验意义上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还是研究普适于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因为经验的归纳和阐述，可能不仅限于经济科学的概念体系和研究范式，其往往还包括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法律等非经济因素。如果不按经济科学研究范式研究，仅是想阐述和实证中国经济崛起的历史过程，那是属于经济史的范畴。

当然，也许不能排除，在“一般理论”研究范式下，基于国民经济经验的、历史的研究基础，去抽象一定时空条件下的理论。如，对转轨理论、经济发展理论的内涵及外延的争议等。不管怎么说，以中国奇迹与世界变化为背景，是研究国别的“一般经验”，经济史学还是按照经济科学规范去创新发展当代经济学，改善和丰富经济理论科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作为经济学者，在研究之初，要有非常明确的立意，否则容易做“无用功”，起码不易为国际经济学术界所承认。

讲到这里，需要顺便对读者说几句。看一个经济学家的言论，要学会辨别：其是在做政策研究还是在做理论研究？或两者都不是，只是依据某一经济理论在做时政经济评论、批评？对研究“中国模式”者，要学会辨别：其是在总结理论规律、丰富经济科学？还是在总结一般的经济发展经验包括非经济的因素，或者是在研究阐述国别、主体经济史？了解了这些，在某种意义上恐怕就能理解为什么“10 个经济学家有 12 种观点”。

37 年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丰富实践，其中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客观上已经构成了宏大的经济知识源宝库。笔者认为，只要谁人去努力挖掘，不管对于进一步了解经济学说史上的方法论之争，还是对经济史学的研究、纯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分领域的应用政策制度的研究，都是大有好处的。

# 如何面对不确定的未来

■ 周其仁

▶▶▶[上接 02 版]

这是 1921 年一位经济学家奈特用的学术论文里的一个词，说真实世界光有保险还对付不了。所谓保险就是拿经验概率推一个事情未来会不会发生。只要有概率可以发生，就可以对这个概率下一个注，买一个保险，一旦发生，赔你就能可以。但是奈特认为市场经济活动未来是保险都对付不了的风险，取名叫“不确定性”。

什么叫不确定性？看不清说不明白。未来就是这样的。所谓不确定，就是经验概率也没有办法推断的未来。“不确定性”这个词翻成中文怎么翻？一位经济学家张五常说，干脆翻译成“莫测”，不可测。这跟物理学里有些看法也很一致，物理学里也有一个“不可测定理”，或者叫“不确定定理”。你看，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对未来的看法在有些问题上是一致的，莫测。

那么莫测的世界怎么对付呢？经济学家也得出了一些今天看来经得起检验的结论，莫测的世界光靠开保险公司不行，所以一定要有一套制度，市场的制度，充分竞争的制度，财产权的制度，特别是股权合约的制度。所以股份公司比火车还重要就是这个道理。什么是股权，钱放进去将来不知道能不能赚钱，不像债务融资，说好多少钱，多少利，多长时间，还本付息。股权是说不清楚的，这个股将来能不能赚钱，谁也不知道，赚了股东就分红，不赚就跟着赔，死了就停盘。

经济学到目前看来，就是这一套办法。我的知识目前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为什么中国一定要走市场经济不能去搞计划经济啊？就是未来有不确定性。为什么一定要有公司体制，为什么要有清楚的产权划定，为什么要把股份公司、股票市场这套规则搞清楚、搞利落，理论基础就是因为世界的未来不确定。

## “关于不确定性的四个象限”

参加 WILL2016 大会的是一批创业的人，创业要承担很大的心理压力，到底怎么想未来对现在从事的活动是正向的呢？我们的经济学知识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老觉得答案不够好。最近有一些阅读，也有一些出去的拜访，看到有一些人是把不确定性做一些分解。Peter Thiel 的著作《从 0 到 1》这本书，对我启发最大的是把不确定性做了进一步的分解，变成了二维对二维的矩阵，说未来是不确定性，你的看法明确吗，还是不明确？第二个看法，未来不确定，不确定也可能是好啊，意外之喜啊。不确定不是说一定要不行，或者是悲观的。

他把它分成这四个象限以后，他说各个国家在发展历史过程当中，对这四个象限会有不同的取值。美国从一战前一直到 1980 年、1990 年，是在第一象限里面，这个象限是叫做明确的乐观，美国梦。美国是最伟大的国家，什么都可以碰，什么都可以试，月亮也可以上去，火星

也可以上去，什么问题都可能解决。他认为美国这个主导的看未来的方式，对美国的国力强大起了巨大的作用。

当然，他说 90 年代之后，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变了，尤其经过 2008 年金融危机，美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变成不明确的乐观。什么叫不明确的乐观？不是整个国家都非常有希望，但是我比较乐观，我可能有希望。所以助长了所谓的金融的机会主义，把主战场从产业移到了华尔街，移到了以钱生钱。这个看法对不对，你们都可以有自己的判断，我先介绍我的看法。

还有一个象限是悲观，但是不太明确，说当下的欧洲就进入了这么一个象限，不明确又悲观，所以得过且过，对任何事情没有规划，没有远大的想法，先把眼前对付过去再说。

最有意思的还有一个象限，叫做明确的悲观。哪个国家为代表？举的例子居然是我们中国。这段话我给大家读一下，说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每十年翻一番，从原来穷得不得了的国家变成世界第二大，所有人特别是美国人拿自己的经验看中国，认为这个世界将来就是中国要领头的，唯一不同意这个结论的就是中国人自己。

这段话读了这句话以后深受刺激，所有人都觉得你可以，我们自己觉得不行。他说中国老一代人，少年的时候经过饥荒，所有人都知道冬天会来，所有人都知道会有不幸发生，现在的好不过是侥幸而已。

这个阅读，让我对自己多少年认为比较成熟的、可靠的、经济学看未来的世界观，开始重新反思。是不是说未来不确定就算完了？是不是我们有一套体制建好了，我们就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了？不能说我今天已经想清楚了，但是我参加了一些跟创业、创新、高科技部门的互动。

## “以色列崛起的秘密”

我多少年研究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就是危机推动改革，体制怎么解决问题，解决中国的生产力，基本在这个范围内。这两年也是机缘巧合，一个是正在岛组织了一次以色列的访问，让我跟着去了一趟，受到很大的震撼。以色列很有名，是上帝的应许之地，是流淌着奶和蜜的地方。这是写在《圣经》里的话。

你走进去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大部分是沙漠，又热又干。大家再看马克·吐温以前写的以色列——景色凄凉地方是首屈一指，山上寸草不生，色彩单调，地形不美，一切看起来都很扎眼，无遮无拦，没有远近的感觉，在这里距离不产生美丽，这是一块令人窒息、毫无希望的沉闷土地。

这是我们去拍的照片，就是沉闷的土地，年降雨量 50 毫米。我们腾冲到黑河的对角线年降雨量是 200 毫米，我们已经认为半干旱、不适应农牧的地方了。人家很多地方是 50 毫米，死海周围就是 50 毫米降雨量，里面有绿

洲，有这么好的花园。怎么来的？就是靠人。

以色列在沙漠里发明了滴灌技术。我们访问了创造滴灌的这家公司，当年是工程师意外发现，所有树都会死的，就是后面公园这颗树一直活得好好的，仔细一查发现是水管渗漏；后来发现水管渗漏是一个办法。因为地面的蒸发量太大了，埋到底下把管子上扎上孔，又省水，又能保证植物的需要。真正法律意义上的以色列国土面积 12000 平方公里（北京是 16000 平方公里），自然资源极其匮乏，可耕地 60 万亩，一半国土年降雨量不足 50 毫米，最后成为“欧洲厨房”，海水淡化技术出口。今天以色列的主打招牌不是农业，但农业的成就也非常令人吃惊。前段去河北，海水淡化技术用的就是以色列的，比美国的技术算下来成本低。

更厉害的是它的 Startup 的企业。我们都说硅谷厉害，硅谷最厉害的公司没有一个例外，都在特拉维夫的研发中心。为什么？人厉害。我们今天都说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为什么能移动？摩尔定律有一条没讲到，芯片的存储信息 18 个月翻一番，热量也会翻番。如果热量翻番，怎么减热？台式机还有一个风扇，手机风扇在什么地方？英特尔特拉维夫研发中心的科研人员，提出这个问题攻下这个难关，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真是造福人类。谷歌天下知名，现在你做搜索，你打一个字没打完，它一下就告诉你全人类查这个字最可能出现的是哪个。这个技术是谁的？谷歌特拉维夫研发人员。

这种故事你到了以色列这么小一块地方，会一个接着一个听到。你在想：神了，这块地方靠什么？800 万人，却拥有 7000 家 Startup 的企业。除美国、中国之外，这里是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最多的国家。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拥有比美国、欧洲还高的人均创投资本。2014 年，就这么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人均 GDP3.5 万美元。

凭什么？凭人。人凭什么，凭教育。我们中国人一直重视教育，去了以后发现以色列教育跟我们不同。什么不同呢？第一，他们信仰的力量比我们强大。那么多老人，世世代信这本书，这个故事我们读起来怪怪的，他们代信。他们 5 岁开始就读这本书——一本是犹太圣经，一本是多少年来犹太最出色的拉比解释《圣经》的一本书，今天有一些翻译本叫《塔木德》。这两本书每个以色列孩子 5 岁都要读。他们信这个非常厉害，就信不管千难万险，犹太民族将来会美好。我去了以后受触动。

还有一点，是教育方法跟我们有很大不同。他们非常有信仰，但是这个信仰不是靠背、靠记、靠教条建立起来的。小孩子读圣经是两人一组、三人一组读，辩论，讨论。它的知识不是记住已有的东西，重点是探索未知的东西。这一条我们距离拉得大。我自己在教育领域工作，真是要好好反省。他们最厉害的一句话——我们代表团 30 多位都记住了——孩子放学回来，犹太人的母亲不问你学了什么，更

不问你考了几分，就问你今天你问了问题吗？问了好问题吗？从小这个思维习惯强大的生产力，会问问题。

这个民族没有别的资源，就靠人身上的知识就可以把这个国家建立起来。这位是犹太国内第一个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请他来做报告，问他怎么成长，他的发言很感动人。他说小时候他妈妈走，走进一条河流可以顺水走，也可以逆水走，顺水好走，逆水难走，她说你要永远逆水走。什么事情有点成就就从头来，专业读好几个，到美国去读两个专业，终身教授当上后觉得没意思，回以色列。

你看《塔木德》里有一句话非常有道理，“天下难做的事容易做成”。为什么？难做的事没人碰，容易的事情对手一定多，难做的事情对手少。从竞争理论看，这个哲理是一流的。

## “值得学习的美国精神”

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这个问题上来，怎么看来。

洛杉矶往东走全是沙漠地带，里面有一家公司是做太空的往返式的发动机。当然里面有很多技术介绍，我关心的是搞这些技术的人怎么想世界，怎么想未来。他们认为人类有一些使命在他们身上，地球这样下去承载不了的，人类要早做准备，要太空移民，要往火星上搬，算下来首批 200 万人得过去。那么远，200 万人怎么去？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开班车，每天发飞船，要研发可以往返的飞船，其中关键部件就是往返的发动机。这家公司以前是 70 人，我们去的时候他们财务上有困难，只有 40 人，一千干了很多年，就是研发发动机。

它每一项都有专利保护，有一面专利墙，有了这个保护资金就可以放过去，不怕别人抄你的，完善的法律能保护这种开发。因为都放到太空去测试很贵，沙漠地带用高速的汽车跑一些数据，用摩托车跑数据，我也不懂到底怎么搞的。问题是看了以后，让我们经济学家感动，人家国家里金融危机，乱七八糟，天天枪杀人，他们有一批人不受这个干扰，一门心思解决他们的问题。我就好奇这些人怎么看来未来的。他如果不相信未来是光明的，干嘛干这件事情？

第二个例子。大家看看这些涂鸦，以为是一个贫民窟，走进去一看，是一个工厂破房子改造的一个公司。这就是马斯克的构想，高速列车。什么叫高速列车？在地面上修一个管道，把里面的空气抽走，真空状态，没有摩擦，车厢一节一节放里面，用高速推进的办法，一小时目标是七八百公里。第一条建在洛杉矶到旧金山。

这个想法能不能成？不知道，不确定。这个公司还有一个创造，所有工程师的工作时间全算股权，因为没有现金可以付。万一成了呢？就这一句话。我们看了以后，说中国人怎么不想这些事情？中国人碰到这个事就说不可能的。太空？开玩笑。我们滴滴打车现在还没有

完全合法呢，太空？政府能同意吗？不同意，这个投资不是白投了？

人家就是往可能去想。这是美国社会到今天为止还值得我们学习的那一面，想问题百无禁忌。

## “中国创新的使命”

今天主题是对未来怎么看。所以我们真的要做一些调整，尤其是作为经济学家要做一些调整。

中国人被 Peter Thiel 认定是明确的悲观主义，这个看法很有道理。对中国来说，最容易的发展方式就是不学习已经在西方行之有效的模式。现在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使用更多的火电，建更多的工厂和摩天大楼，但是人口数量巨大，资源价格不断上涨，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保证中国人民的生活完全赶得上世界最富有的国家。这里面有一些思想的瓶颈，美国的技术是解决几百万人富裕起来的技术，不进一步做技术更新，确实没有办法造福全人类。这一点美国已经比欧洲有很大的突破，欧洲贵族的生活享受的东西，到美国变成普通人、蓝领都可以享受。但是把美国模式搬到 60 亿、70 亿全球人口上去，资源的瓶颈还是不可逾越。

出路何在？这本书给了一个答案，一开始就讲了一个叫铝的故事，铝的教训。铝是地球上最多的一种资源，占地球整个质量 8.3%，仅次于氧和硅，但是铝的开发一直没有解决。传说当古罗马时代就有人掌握了这个技术，把铝提炼出来作为精美的器皿献给罗马皇帝。罗马皇帝看完以后很开心，接着把这个发明者杀了，为什么？因为罗马皇帝觉得如果不把他杀了，这个技术一普及，罗马皇宫里的黄金全部贬值。一直到工业革命才有电解铝技术，才提炼出强度应用极其广泛的铝。

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资源是想法的函数，你有想法、有新的技术，资源是变化的。发达国家成熟的生活模式，但还需要进一步的技术改进，比如说发电成本进一步下降。我们发电技术已经 250 年了，现在全世界 15 亿人还用不上电，30 亿人勉强用的上，发达国家最先进的技术也面临进一步更新才能普及到 13 亿中国人，10 亿印度人。

这是中国创新的使命。我们大批量制造，把一个东西造得可以非常便宜，这不是缺点，问题是还不够。要在这个基础之上进一步加强研发，原创性的研发。

这导致本国的结论是极其乐观的，科学革命可以引导全人类的富足。读一读这个书，对我们未来的世界观、对我们从事创新有一些帮助。

最后，有几点分享。一是想法比资源重要。要敢想，想了以后还要去做，前提的前提就是要敢于相信未来。不敢相信未来，我们很多想法就自我约束了，我们这么多头脑里面很多矿就挖不出来。这不光是解决创新的问题，解决创新问题的同时要解决世界观的问题，怎么想未来的问题。（完）